

WANGJIAZHILU

BEIFANG
WENYICHUBANSHE

FA · SHANGDENA
GEER
JIAJIGUANGYI

BEIFANGWENYI
CHUBANSHE

〔法〕尚德娜戈尔 著

贾 继 先 译

王家之路

1565.4

181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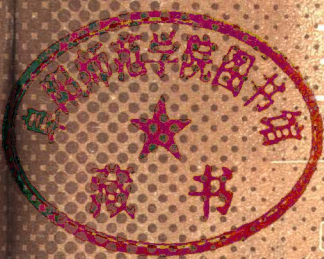
王 家 之 路

——法国王后德·曼特侬的回忆

〔法〕尚德娜戈尔 著

贾 继 先 译

029691



据 JULLIARD, 1981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牛 耕

封面设计：李 欣

王 家 之 路

WANGJIA ZHILU

——法国王后德·曼特侬的回忆

(法) 尚德娜戈尔 著

贾 继 先 译

北 方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8.5·插页2·字数382,000

1988年2月第1版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4,000

统一书号：10360·172 定价：4.70元

ISBN 7-5317-0061-1/I·62

BAZIL / 402
译·者·序

德·曼特依夫人死后曾留下八十部书信集，到十八世纪末时，圣西尔学校内尚存有四十部。后来这些书信多有散失，现存四千多封，其中包括她写给国王、好友、亲人、神师、管家、仆人、圣西尔学校的师生、政界要人的信及这些人的回信，此外还有一封国王路易十四写给她的信，那是她临死前大量焚烧信件时幸存的。

本书作者弗朗索娃兹·尚德娜戈尔根据这些书信和圣西尔学生的笔记、德·曼特依夫人为学生们写作的短剧、以及她的外甥女德·凯吕斯夫人和女秘书德·奥玛尔小姐两人的回忆录中所提供的大量材料，以第一人称撰写了《德·曼特依夫人回忆录》。但正如作者在原书《前言》中所指出的，虽然作者在史料及人物的准确性上下了很大功夫，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和所有小说家甚至历史学家所遇到的情况一样，资料总有残缺不全的时候，因此有时不得不在细节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作者提醒读者，应对“真实部分和貌似真实的部分作出自己的判断”。

本书从德·曼特依夫人降生于尼奥尔监狱写起，详细描述了她悲惨的童年时代，她与贫穷的残废作家斯卡隆的夫妻生活，以及她如何步入社会，进而跻身上层的经历。她写出

了命运的坎坷和世情的变迁如何使她逐步变得老练世故，虚荣和野心勃勃。在任国王私生子的教师后，她进入了宫廷。那里的伪善和勾心斗角虽曾使她反感，但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进一步向上爬，她不惜在虔诚慈善的幌子下党同伐异，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直至最终登上王后的宝座。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曾经威震欧洲、不可一世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穷兵黩武，挥霍无度，荒淫无耻；揭露了王公贵族的腐朽没落，互相倾轧，以及表面强大的王国实力空虚、危机四伏，百姓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德·曼特侬夫人虽对百姓的疾苦有时表现同情和怜悯，但却从其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出发，总是千方百计维护封建统治和巩固贵族权力。她诋毁起义人民，赞美镇压反抗的暴力。她所以致力于贵族子女的教育，也是为了扶植和重振这支分崩离析的阶级队伍。

这本自传体历史小说不能代替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作者借德·曼特侬的身份写作，不可能不在采用讽刺挖苦语调的同时，为这位夫人和路易十四歌功颂德。因此，希望读者在阅读时采用分析的眼光，对人物作出符合历史的实际的客观评价。

本书文风古雅，但略显浮华艰涩，为适应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适当作了简化，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但由于水平所限，未能充分再现原文风格，谨望读者鉴谅。

贾继先

1987年5月

内 容 提 要

一个无恶不作的罪犯，勾引上了监狱看守的女儿。
奇特的爱情产生了奇特的后代。

他们出生在牢房的女儿，从小遍尝人间的颠沛流离、世态炎凉。但她并不屈从于命运。为改变自己的地位，她毅然嫁给了比自己大上几倍的全瘫病人，后来，又冒着极大风险，不辞辛苦地为国王和他的情妇秘密照料一个又一个的私生子女。46岁过后，她施展神奇手段，和国王秘密结婚，随后当了三十来年宫廷史上罕见的神秘王后，直至国王死后被放逐。

正如她本人所讲的，天使是难以进入上流社会的。她一生走过的路，充满了奸诈、欺骗、虚伪、阴谋，当然，其间也不乏畸型的欢乐。

本书淋漓尽致地描绘了通向“王家之路”的神秘内幕。

我毫不抑制自己的欲望

(德·曼特侬夫人写给戈代—德马雷的信)

第 一 章

写给玛丽·德·拉图尔^①

待她二十岁时读

我的隐居之处为围墙所封闭，将来，这也将是我坟墓的围墙。

我脸部的轮廓已因苍老而模糊不清，双眼会无缘无故地流泪，躯体已成了一具披着衣服的骷髅，疲倦使我意识到死期将近，而镜中之影说明我早已是一具僵尸了。

我走到窗前，在“绿院”的空地上，小“红”孩^②们在奔跑、跳舞，她们的缎带已滑落到棕色的裙子上。我任性的孩子，您^③把童年的热情全用来践踏路上的泥浆了。从远处看到，在落花已尽的花圃后面，“黄姑娘”和“绿姑娘”们已在窗前结束了晚餐，银色的餐具与雪白的帽子闪闪发光，简直

① “德”是贵族的标志，后接封邑名称补足爵位或姓名。但法国人也称“xx（地方的）侯爵”，所以有时“德xx”也代替人名，而在作地名时“德”又取消（本书中无“原注”字样之注均为译者所加）。

② 圣西尔学校位于凡尔赛，由路易十四和德·曼特侬夫人创办。原注：5—10岁的女孩称为“红孩”，11—13岁的为“绿孩”，13—17岁的是“黄孩”，17—20岁的叫“蓝姑娘”。

③ 贵族家庭相互以“您”相称，即使对小孩也是如此。

比窗外曙光还要明亮。在我身后，传来了小教堂的歌声，那是蓝姑娘们在女教师的指导下唱午课。那歌声就象纯洁而灼人的火焰，向着冰冷的天空冉冉上升。

难道还能找到比这更美好的隐居处吗？然而，在这里，我又象是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从前，我曾认为灵魂会和躯体一起消亡，一旦到了双手无力握物时，灵魂便会摆脱世俗的虚荣和狂热悠然而去。但现在，在我瘦骨嶙峋的躯体中，竟然装着一颗比年轻时更为贪婪、更为焦虑、更加渴望爱和追求完美的心。修道院的宁静和凝滞使我感到窒息。我的孩子，使我走向死亡的原来并非身体的自然衰老，而是呆板的生活。

我年轻漂亮时，曾享尽了荣华富贵。到处被人爱慕，得到过国王的青睐，体验过人间最高的荣耀。然而这一切给我留下的只是可怕的空虚、惶惑、厌倦，以及难以满足的欲望。在宫廷里那难以想象的地位上，我已忍受过无限的凄凉，唯靠上帝保佑，才得以生存至今。国王驾崩后，我来圣西尔隐居，心头带着烧伤者的渴望和新娘式的憧憬。我已下定决心，从此再不迈出隐修院。

刚才，我从卧房来到小教堂，又从小教堂来到花园，再从花园走进教室，又从教室回到房间。我每天听两次弥撒，不接见任何友人，只有极少的几个亲戚例外。我甚至牺牲了写信的乐趣。从前，我经常一星期写二十封信。如今我只是夜以继日地等待着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上帝。

我为上帝抛弃了一切，但上帝却抛弃了我。我在到处寻找他，他却对我置之不理，把我留在孤独之中。在这寂静的围

墙内，我竟不能象在喧嚣的凡尔赛那样认真地祈祷。在这里，我的呼喊引不起任何反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平息我内心的热情。

当我倍受国王恩宠之际，曾对哥哥说，我宁愿死去。他说：“这么说来，妹妹，您命中注定只能嫁给慈父般的上帝了。”作为国王的遗孀，我当然不会成为主的伴侣。地位高的人一旦遭遇不幸，只会从最高处落到最底层。

世上的一切都在躲避我，背弃我，使我见之伤心，念之烦恼。我心中已空空如也，唯有对您，我的孩子，以及对我可怜的杜曼恩^①公爵怀有的感情。我唯恐死后人家打开我胸膛，会发现那颗象德·卢伏瓦先生^②那样干瘪而畸形的心。

我在用蓝色锦缎围成的凹室里凭窗而坐，听见您在花园中发出的笑声。您又在想些什么？想往头上扣盆花当帽子？还是嚼几颗冬青果解渴？或是把裙上的花边剪下给布娃娃做短衫？您可知我何等喜爱您的淘气。我要是只为了爱您而爱您，就决不会把这么多礼物相赠！要知道，我钟爱您，犹如狱中囚犯之钟爱笼中鸟。

刚才，我教您认字母表时，您严肃而充满稚气地说：“妈妈，我知道你^③是王后。”我板起了极严厉的脸孔问，“谁告诉您的，亲爱的？”一见我皱着的眉，您退让了。我

① 国王的私生子，由德·曼特依夫人从小养大。

② (1641—1691) 名为米歇尔·勒泰利埃，路易十四的得力大臣。

③ 小孩有时不注意，仍然称“你”。

见您嘴角往下撇，但您还是坚强地把眼泪咽了回去。

实际上，您对当过您的教师、教您织过挂毯、晚上让您睡在她身边，送给您无数华丽而无用礼品的老妇人有何了解？

我暂时搁笔，同你们的校长，玛德莱娜·德·格拉皮荣和我的好德·奥马尔^①玩了一会儿皮克牌，后者以大夫询问病人的目光端详着我。她们令人感动地竭力排除我的烦恼，减轻我的孤独感。说实话，我不敢想象，当一位主教见到修女手握纸牌时会作何感想。然而，出于对我的爱，她们还有什么不能牺牲？我要是再狡猾一些，甚至可以让这位圣西尔修道院长和我赌钱。

您回来了，跑得如此兴奋，满头大汗，扣子散了，鼻子上挂着一滴鼻涕。您要求我马上写完我们的遗嘱，以便让您从姐妹中选出一人来继承您最喜爱的娃娃图阿依的大衣和蓓雷莉丝的短裙。您从来说不清这两个娃娃中何者是您最喜爱的。在爱的问题上，您和国王何其相似^②……在您的坚持下，我终于写完了“我之遗物处理办法”。我们一起把遗嘱收进了珠宝盒。您欣喜若狂。我猜想此时您一定自感成了重要人物。不过，片刻之后，我要请德·奥马尔小姐趁我们睡熟之际把这纸文书拿走，以免日后那些博学之士会对我们如此稚气的遗嘱感到诧异。

您下楼去小教堂了。布里德莱神甫今天来听忏悔。他在您伙伴的心目中备受尊崇。可是，你们有什么可怜的罪孽

① 德·曼特依夫人的秘书，后跟随她隐退到圣西尔教会学校。

② 影射路易十四有许多情妇。

好向他承认呢？

蓝色的卧室又恢复了宁静。我独自面对国王的肖像，心里泛起一阵对往日的惋惜之情。当然，往日的生活并非我所热爱的。我痛苦地想起一位年轻妇女美丽的脸庞，男人们对它阿谀奉承，诗人们为之热情讴歌。我耳边又响起那些动听的言辞、笑声、塔夫绸裙子的窸窣声和吉他的奏鸣。我再次感到扇子的微风，花边的轻拂，感到世上最伟大的君主轻抚着我的手。您可相信，那天德·唐若侯爵对我眼睛的一番恭维曾使我发窘？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听到人们赞美我的眼睛了……，我虽抛却了所有的财产，但并未抛弃人间情感，上帝的沉默就是对我的惩罚。

我死后，圣路易^①的女士们会告诉您我是个女圣人。她们不是简单的人，学校创始人不被封为圣人她们是决不满足的。

但这个形象是不真实的，就象那些不认识我的人为我画的阴暗画幅一样。“蓝姑娘”把我说成圣人，我的敌人会把我说成卡拉博斯^②。她们都要把我看成单一的人。然而实际上我是好几个人。法朗西娜、比涅特、“美丽的印第安姑娘”、斯卡隆夫人、莉里亚娜、德·曼特侬女侯爵、法国王后……在这世界上，我有好多名字，有好多面孔，我是一大批人，我是个活了八十四岁的女人。上帝会判断我这个多采多姿的妇人是否真实。对我来说，我只对上帝给予我的那些品质，那些邪恶和美德，那些机智与才干负责。

① 圣西尔学校以国王的名字命名。

② 驼背的坏仙女。

我不担心别人会对我作出相反的判决；我可以靠他们的辱骂为生，也可对他们的歌功颂德无动于衷，安然自存。五年前，我已把伟大国王给我的书信付之一炬，因此，已无法证明我与他相处是否融洽。当德·蒙泰斯庞夫人^①决定写她的回忆录时，我便毁掉了我已动笔的手稿。我决定不为将来有关我的争论提供任何文件，对这个世界来说，我的一切将永远是个谜。

然而，我的小姑娘，我渴望您爱我。今天我所以向您承认这一点，只是因为您读到这些话时已长大成人，我的话再不会给孩提时的您造成精神上的负担了。

既然造物主不让我们看到他的模样，那我们瞩目于他创造的人不是最自然的事吗？在这些人中，我并不喜欢谁。能对谁倾吐烦乱与悲伤？是向把我列入真福者之中的德·奥马尔小姐？是忧郁的、听人叹息就心碎的玛德莱娜·德·格拉皮荣？还是那个并不理解我，却敢肯定我生活在上帝的平静之中的忏悔神甫？还是我的狗？我的鹦鹉？

我放下笔去吃几口晚饭，那是管杂务的小修女送来的。如果我一口不吃，她要伤心的。我就着唯一的烛光用餐，然而真正饥渴的却是我的心。这套镀金的银餐具是我留下的最后珍品。我太喜爱它们了，所以才未送掉。

当着沉默得象尊塑像的小修女，我吃得又急又少。没有哪个公爵夫人殷勤地为我上菜，也没有哪个公主对我微笑。我再也领略不到幽默语言的乐趣，而这种乐趣过去曾是珍馐

^① 路易十四的宠妃。

佳肴的最好佐料。我留恋这些，我无力安慰自己。

是软弱，也是虚荣。“一种留恋过去但并不无限地追求乐趣的虚荣”。

我一边吃着甜点心，喝着汤，一边想着我心爱的王子杜曼恩公爵。他的晚餐一定更为寂寞。我对他的爱超过了母亲对儿子的爱，但他现在却被囚禁在一个可怕的城堡中。看来我已无法再见到他了。我对此悲痛欲绝，而我居然还能活着。

“我的灵魂渴望见到上帝，但何日才能如愿以偿？”主啊，您何时才能把我从漫长的赎罪岁月中解放出来？在解脱之前，我哪个疮口仍将继续流血？我何时才能步入安静快乐的天国？

我的孩子，您是我最后可以掬水而饮的源泉。您难以想到，在这干涸的土地上，您是我最大的安慰。您即将从食堂回到此处，您将来回更衣，把我弄得晕头转向。因为，在上床之前您往往还要干上一百件傻事。我也许会对这些心烦，但您在跟前时我总是高兴的，有时会高兴得把您也忘了。您那种小姑娘的任性夺走了我们许多宝贵时光。等您睡熟之后，我才能把我们中断了的谈话继续下去。有朝一日，您会在我留给您的办公桌上的秘密抽屉中找到这些谈话的成果。我在遗嘱中已交代好，在您未满二十岁时不把钥匙交给您，以免点燃起一位年轻姑娘的幻想之火，使她想到我的好处。我希望掌握好效果的分寸。

因为我不吹捧自己，所以我生活中的事情才更值得您注意，尤其是它们能以某种方式给您教益之时。我早在回忆中进行过筛选，那些可用来教育您伙伴的事，我已告诉了她

们。您得到的将是渣滓，良莠混杂。我对您什么也不隐瞒，什么也不掩饰。我把自己作为礼品赠送给您。礼品不甚重大，但它比我给予他人的都要珍贵。

要是您体会不到这份礼品的价值，可以把我对您讲的东西作为消遣。因为所有关于牧羊女嫁给王子的小说中的故事我都经历过，但我可以告诉您的是，牧羊女需要什么样的耐心、毅力和勇气；而这一切在一般的浪漫故事中往往并不提及。

我将对您讲述“我生平之第一卷”。宫廷中的巧嘴们会说我过去隐瞒了它，可是，说到底，这些东西除了使她们烦恼之外，还能有何意义？德·赛维尼侯爵夫人^①对我的友人说，我的秘密将引人反感。也许玛丽·德·拉布丁出身高贵，所以童年经历自始至终都很体面。不过，贫穷终究不是罪过。不应将贫困迫使人做的事与有钱人做的事相提并论。然而……

我童年时曾在穆赛城堡度过几个春秋。城堡楼梯的第一级上刻着一条拉丁文箴言：“Difficile ex imo。（起点低，登高难）”。这个警句适用于那个建筑，同时也是我生平的写照。

从前，我不能倾吐出一切，即使对最爱我的男人。对他尤要隐瞒。您想象得出这样的克制是何等可怕吗？您以为人们能轻易作到这一点吗？

一旦您知道了玛丽·德·赛维尼夫人所未知的事情后，您就会明白个中道理，对此我坚信不疑。而我料定当您一旦理

^① （1626—1696）名为玛丽·德·拉布丁—尚塔尔，她的书信集在法国文学中有相当地位。

解了这些道理后，更会毁掉我因信任您而告诉您的这些文字材料。

最后，不论您如何处置我的这些隐私，我还是太需要和您谈心了，只有如此我才能更谨慎，对您也会更有好处。相信您终有一天会理解我，就是这种信念给了我毅力，支持我坚韧不拔地一走到底。除此而外，我还能去哪里汲取保守秘密的勇气呢？开启您的心扉来接待弗朗索娃兹·德·曼特依的诚意吧，即使不把我当作老教师，也应该把我当作比您穷得多和孤独得多的小德·奥比尼来对待啊！

其他的事您毋庸忧虑。如果我所讲的有幸令您喜欢，那我至少也最后一次领略到了写作的乐趣，放弃这种乐趣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我们都喜欢谈论自己，即便这样对己毫无裨益。在这点上我与他人毫无不同。这又是我的一点弱点。但上帝如何造就了我，最后就还应按原样收回我去。我竭尽全力装过假，企望能配得上他赐给的荣誉，但此时此刻他却对我不屑一顾。我别无选择，只能信赖他的宽恕而把一切和盘托出。

一只灰耗子溜进房间，但它不屑认我为伴。它端详我一番，在石板地上徘徊再三，然后以有规律的小步跑了出去。它的来访使我暂时搁笔，但它并未扰乱您的安眠。您睡在我床边的行军床上，我的狗蜷缩成团躺在您的脚上。您睡在蓓蕾妮丝与图阿依之间，有如恪守教规的人那样睡得踏实深沉。我在世间曾相信过这种教规，但到天国后我却要接受另一种规则的审判。